

# 白朗文集

---



● 未了篇集



## 目 录

---

|                  |     |
|------------------|-----|
| 狱 外 记 .....      | 1   |
| 长城脚下 .....       | 29  |
| 一代风流——何香凝传 ..... | 114 |
| 跨海访师记 .....      | 195 |
| 编 后 记 .....      | 211 |
| 附录：白朗著作年表 .....  | 214 |



## 一 “自己保重啊!”

我依然木立在电话机旁，我的手也没有丢开听筒，然而，我的神志却已经模糊了。我无法计算时间的久暂，总之，我确曾有过一度的昏厥。

当我苏醒过来的时候，夫役老张正在用惊恐的大眼睛凝视着我，看我醒来，他走近两步，很关切地问道：

“葛先生，你头昏吗？要一个冷手巾擦一擦脸吗？”

“唔，有一点儿昏。”我一边挂上听筒，一边回答着他。这时，我发觉我的两只手心湿淋淋的，像刚刚用水洗过了一样，同时更感到了彻骨的寒凉：那黑色的电木听筒，也被汗液浸湿了，它好像雨后的柏油路，闪烁着油光。“也好，你绞一个冷手巾给我吧。”

很快地，老张把一条冰冷的湿毛巾恭恭敬敬地递过来了，而且向我说：“你把它放在额头上冰一冰吧。”

我用感谢的手接过毛巾，顺从地把它敷在发烧的前额上，而

后揩去了手心里的冷汗。它虽然没有使我的手恢复适宜的温度，而我的神志却立刻清爽了许多，沉涩的眼睛也可以张大一些了。于是，老张像松了一口气似的说：“唉，天是太热啦。”

实际呢，天并不怎样炎热。北方的初夏，正如南国的春天，温暖的风夹带着清沁的声音，柔媚的春光还正跳跃在树的枝桠间，和嫩绿色的原野里。如果说享受，那么，在北方，初夏这个理想的季节，要算人们唯一的享受了。假如不是过分劳动的话，不要说是昏厥，连汗也不会流的。而我为什么竟突然昏厥了呢？虽然，那不幸的消息足以敲碎我的心，足以击昏我的脑，但，它会促使我越发地坚强，我决不会脆弱得无力抵抗以至于昏厥的，更何况那遭遇又是早在意中呢？我想：许是刚刚流产后的身子太虚弱了的缘故。博今天早晨临出门时，不是还在嘱咐我请几天假休养一下吗？他说：

“你的脸色和嘴唇简直苍白得怕人哪！”

一向，我是多么尊重博的一言一行，然而，这次我却违背了他。我忠实着，热爱着我的工作，只要我的精神和体力还能支持，我是决不愿意把我已经做得熟练的工作交给一个不熟练的生手去负责的。这样，我就没有听从博的体贴的劝告。终于支撑着软瘫无力的四肢爬下了床，直到坐在编辑室的靠椅上，我的两条腿还像受了压力后的弹簧一样，总在颤巍巍地抖动着。

现在想起来，我倒有点懊悔：要是博知道了，不将为了我的健康而怀着不安吗？

第二次冷毛巾又递过来了，我第二次又揩了揩前额，于是，我的眼皮不再沉涩了，神志也反常地清醒过来——像突被恶梦惊醒后那样反常地清醒。然而，这却不是梦，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呵！

编辑室原是平和而宁静的，像每天早晨一样，除了我和夫

役老张而外，其他的同事，大都还没有起床，他们是夜间办公的。现在，壁钟的时针已经指到十点，校对丁子才挂着满脸烟气懒洋洋地走进来了。于是，我想再挂电话给报告我那消息的博的同事探问个究竟的企图被他打消了。

我若无其事地离开电话机，安安静静地坐在属于我自己的办公桌前。我的口虽然干渴得急需一点水润泽一下，可是，老张送来的一杯浓茶，还静静地摆在那里，它早已冰冷了，我竟好像没有工夫去喝。我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也忽略了一切的痛苦。最后一次的工作占满了我整个的脑，那许许多多的琐碎事务，我必须以最敏捷的速度在最短的时间里交代清楚，否则，后来者将会摸不到头绪的，因为明天，属于我的办公桌，也许属于另一个主人了！

首先，我得发好明天出版的副刊“国际公园”，这是急待付排的，校对先生在等着校对，取稿的小学徒也已经来过一次了。

选择了几篇检查通过的文章发了下去，于是让工作占满的脑腾出了一点空隙。紧接着，后天的“文艺周刊”也需要马上发排。这虽是一个相当大的篇幅，而它所需要的字数却并不使我烦难，因为文章是早已准备好了。我很轻松地想：这项工作最多二十分钟就可结束的。我从抽屉里拿出了那一沓稿子，一篇一篇地标着红字，当我发到最后一篇的时候，一个难题却使我踌躇起来。

我的头脑变得意外地混乱，我的手像发疟疾似的突然抖索起来。心在胸腔里跳着，我无法辨别那情绪，是恐惧还是悲愤呢？

《离散之群》的原稿纸在我抖索的手上轻轻地颤动着。我的眼睛注视着那一行行匀整的钢笔字，心仿佛是生了翅膀，冲出躯壳，盲目地飞向不可知的方向了。《离散之群》是在“文艺周

刊”上连载的博的一个未完成的中篇，在侵略者无情的摧毁之下，它曾几经灾患了。有时整段整段地被检扣、被删掉，甚至被检查者齷齪的笔随意地涂改。如今，它早已是残肢断臂，到处呈现着不能愈合的伤口。此后呢？更将随着它受难的主人永埋在黑暗的角落里，也许要永无自由和完成之日了！

吃人的野兽已经把博攫去了，而且正在张牙舞爪地向我扑来，但，我一点都不畏缩，我准备用头颅去迎接那锐利的爪牙。当一个人把生命决心归依于患难和死亡的时候，更还有什么足以使他畏惧呢？因此，我有足够的勇气把《离散之群》继续发排。于是，我用因过分激动而发抖的手提起笔来，歪歪斜斜地在题目上写了一个鲜红的“出”字，又在博的笔名（洛虹）上写了一个“2”字。在文艺版上标着这样大的题目和署名，在我的记忆里，是从所未有的，而我当时却破例地这样做了，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这样做是为了纪念博呢？还是故意向敌人示威。

然而，我激动的情绪慢慢安静下来了，突然，一个属于我自身以外的灾患的预感命令我再加考虑。那就是：在博已经被敌人逮捕了以后，还发表他带有彩色的文章（虽然那彩色不是他们愚蠢的眼睛所能透视的）会不会影响到报馆的安全呢？

经过很久的考虑，为了不因我个人的冲动连累了一个虽在敌人统治下而还敢伸张正义的报纸，我决定把我的原意撤销了，这样，也可免得被敌人发现地下活动的博同时是一个文化工作者而更加重他的罪名。

小心地把《离散之群》摺叠整齐，而后谨慎地装进衬衫的口袋里。像一个慈母爱护她的婴儿一样，生怕他受到一点损伤。而今，博的作品，即使是一个字，在我也是万分珍惜。假如我的自由不被剥夺，我誓以全副的精神保护着它们，它们将是我孤寂的生命中唯一的情侣。

工作已经结束了大半，我的脑子也有着更多的空隙了。可是，我不敢休息一下，我怕那些不愉快的念头窜进我的脑。于是，我连忙地拉开抽屉，在半抽屉的稿件中，把决定退还的来稿检拾出来，通统封好交给老张。这工作费去了我相当长的时间。看看壁钟，将近十二点了。这时，老张走过来问我要不要到馆子去叫饭，因为是吃午饭的时候了。我摇了摇头，告诉他我并不饿。可是老张却劝我说：

“能吃就勉强吃一点吧，我看你像是病啦。”

“怎么，病了吗？”朋友金人插问了这么一句，就出现在我的面前了。大概他是我和老张说话的时候走进来的。

“没有病。”我同时回答着他们俩个，老张替我们倒了两杯茶就走开了。

“你的脸色真不好，也瘦了，真的没有病过？”

“病是有点儿小病，不过主要的还是前天夜里流产了，一个庸医给我吃错了药。”

我是那么平静地向他叙述着这一个平凡的事件，而他竟又愤慨起来了，他大声疾呼地声言要铲除所有的庸医，口沫都喷到我的脸上。

“金人，不要骂他，我正在感谢他呢。”

“感谢？当然，像你这样年轻，是不需要孩子的，只可怜那小小的生命……算这个，你不是已经死了四个吗？”

“那又算得什么呢？”我凄然地笑了笑，“他们都是识时务的孩子，我通统感谢他们。”

金人不同意地鼓了鼓嘴，而后郑重地说道：

“你一定要好好休养才行，这对你的健康关系太大啦。”

“是的，明天，我也许就要休息了，也许永远……你看我已经准备交代了。”我是想把话题慢慢地转到博的身上去，若是他



一走进来我就把那不幸告诉给他，这位热情的朋友，也许会悲愤得叫起来的。

“你是想要放弃这工作吗？”他惊异地看着我。

“不，我永远不想放弃它，怕的是有人强迫呵。”接着，我便偷偷地用只有我们俩个人可以听到的小声，把博被捕的消息告诉了他。他多肉的脸颊涨红了，一直红到脖颈，在那副深度近视镜的后面，我看见了一双发光的眼睛，这位热情的朋友，他几乎要哭了。

“博为什么写了一篇《离散之群》呢，难道他早有预感吗？”他的喉咙里带着颤音，无论怎样压缩着声带，可是他那天赋的宏亮的嗓门，也是无法密谈的，尤其当他激动了的时候。我向他使了一个警告的眼色，他才把嗓门更压低了些。而后很伤感地说：“我们现在竟真的变成离散之群了！”

说完，他痛苦地沉默起来。我知道，由于博的遭遇，又使他联带着怀念起一周前悄悄出走的军和红。在他们出走的前一天，我们曾在剑啸（一）家里举行了最后一次的聚会。那天，大家都喝了很多的酒，为了不让别离的悲凄压倒，乘着酒兴，我们竟纵情地欢腾起来，唱歌，唱京戏，讲笑话……尤其是平素最爱沉默的博，竟也孩子似的嬉戏着了，他是那样天真地拼着所有的精力和军摔起跤来。那简直就像斗牛一样，地板都几乎给他们踏断了。那是怎样的欢畅呵。虽然，连剑啸的夫人在内我们不过七个人，而那欢腾的笑声，掌声，已经使那宽大的屋子容纳不下了。

当他们撕挣到筋疲力竭的时候，俩个人才带着疲倦的喘息，一齐卧倒下去。仅仅经过了片刻的沉静，博却突然伤心地悲泣起来。室内的空气立刻凝结了，每个人都低垂了头，谁也不想，同时也不能去安慰他，因为，每个人也都正在企图一个痛快的

发泄。

可是，如今想起来，却又不能不为军和红庆幸了，如果他们迟走一周，谁敢保证他们不为博的事件受累呢？虽则他们和博并没有工作上的联系，而他们之被注目，却是过于博的。

“这虽是一个绝大的不幸，”我对沉默着的金人说，“可是另一方面，我们却应该替投奔祖国的军和红祝福，他们毕竟脱离险境了。”

金人点了点头。过一会儿，他忽然瞪圆了眼睛提醒着我说：“你不能再多耽搁，应该赶快回家呀，家里一定也要搜查的。”

“搜查让他搜查去吧，事情业已到了这步田地，我还有什么可怕呢？”

“你家里没有什么犯法的证据吗？”

“管他呢，反正我已经准备和博一道啦。”

我的泰然，使这位陷入了激情的朋友的脸更红了。他皱蹙的眉头，像用绳子束起来的袋口似的，显着很难松开的样子，听了我的话，他更焦急起来：

“傻话，你不要破罐破摔呀，但能营救，我们还得设法营救他……”

不等他说完，我抢着说：

“我真不敢那样妄想。几年来的事实告诉我，一个陷入虎口的人，是绝少生望的！”

“你也不能那样想，要紧的是不能让敌人抓住他犯法的证据。同时更要保重你自己，笠，你应该理智些，不要太感情用事了。”他的喉咙已经开始放大。好在丁于才正在捧着一本唐诗摇头摆尾地在吟诵，没有注意到我们的谈话，否则，秘密会被他发觉的。

听信金人的劝告，我决定不看“清样”而赶回家了，和金人临分手的时候，我嘱咐他把这消息赶快传给剑啸，希望他最好躲避一下，因为他和博曾经共同工作过。

金人好像有什么不放心似的站在路边看着我走上电车，一直到车铃响了，他还在挥着手向我叮咛：

“笠，自己保重呵！”

我说什么呢，我只能还给他一个无言的苦笑。

---

注（一）画家兼文学家，曾在哈尔滨从事秘密工作。

## 二 一切全混乱了！

在归家的途中，我什么也没有看，什么都不能想，我的脑子是过分地空虚。

“肚子饿了可以装进些饮食，脑子空虚将怎样填满呢？”一路上，我尽在思索着这个问题而得不到解答。

完全像一个沉醉尚未全醒的醉汉，我的脚步虽然不蹒跚，而意识却并不清醒，一离开工作，头脑反而惆怅起来了。当我的轻飘飘的无力的两脚踏进了位在“天堂”（一）的家门的瞬间，我的头脑便整个陷入不可拔救的荆棘中，在心里的话，竟脱口喊了起来：

“呵，一切全混乱了！”

每道门，都可怕地敞开着，门里边找不到一个人影。无疑地，家是早被搜查过了，它已经失去了往日的整洁，变成混杂而狼狈——是满溢着恐怖的狼狈呵！仿佛刚刚经过盗匪的掠夺，一切都摆着可怜的、惊魂甫定的脸相，像对着它们主人的我，诉说着哀怨。

地上几乎找不到插足的空隙。箱子都空着肚皮，张着饥饿的巨口僵卧在壁角，衣服抛弃了满地，有的蜷缩成一团，有的无力地摊开着。书架上那些线装书都东倒西歪，有许多被抛掷在地板上，更有的踏践上泥污，看不清面目了。

我呆呆地注视着它们，很久很久，我的目光没有移动。我并非怜惜那些早被遗弃的“圣贤书”，那些书，是“不安分”的博，为了蒙蔽敌人的耳目，不得已而用来装饰书架的。当他的同志许蓬失踪之后，他便不得不焚毁或藏匿起他的生命（文艺书）从坟墓里把那些古董再挖出来，使我莫解的是，力倡复古的魔鬼们，竟也有意地侮辱了圣贤。

我冷笑一声，把停立良久的目光移到了床上。床上那平整的床单也出现了许多夹带着尘灰的皱摺，被子也变换了位置。床边上，孤零零地躺着一本红皮的书，它相映着蛋青色的床单，显得格外鲜艳，恰像一面红旗展开在无云的碧空。那是阿志巴绥夫的短篇小说集《血痕》，原来放在书架上的。无疑地，是搜查着挑检出来准备带走，做为博犯罪的证据之一，而结果偏偏遗忘了。同样性质的书籍并不只此一册，他们为什么单单注意到它呢！我想，一定是那色彩刺了他们的眼睛。红色，是他们企图消灭的对象，是他们的死敌。

不过，单是根据封皮的色彩而划定一本书的危险性，那不是跟见黑脸就说是印度人一样地可笑吗？

由于这本《血痕》，忽然使我记起了书架上博正在读着的那本珍贵的《资本论》来，那是军走时留下的。它的封皮虽然不是红的，然而它的危险性却是超乎《血痕》十百倍以上，倘如被敌人获得，那遗憾将无法弥补。

我仓惶地冲到书架跟前，在那些东倒西歪的书籍当中，我匆忙地寻找着它，因焦急我的两眼发热了，结果呢，竟没有找

到。

“糟糕，它一定被捕了！”我绝望地想。

可是，最后，我终于在地板上的乱书堆中发现了它。这意外，使我的神志惊喜得失掉了主宰，我把它紧紧地抱在胸前，像天主教徒在做祈祷似的，我轻语着：

“呵呵，我的朋友，你竟没有被捕，你不曾受到侮辱，你是幸运呵……我的朋友……”

然而，为了一个恐怖的转念，我把那侥幸逃脱了灾难的朋友，不加思索地抛进壁炉里去了。当那汹汹的火焰燃焦了它的肢体时，我才发觉自己的错误。那是一本不可多得的书呵，敌人既已彻底搜查过了，还会再来搜查吗？于是我悔恨地诅咒起自己来：我是比愚蠢的敌人更加愚蠢。

偏午的阳光穿着杏黄色的睡衣斜卧在地板上，她用那滚热的手抚慰着躺在她周围的那些劫后灾罹。被搜查者残暴的手揭起的尘灰仿佛还没有落尽，在太阳的霞光里可以看见它们在轻轻地飘翔，方桌和地板上都已积下薄薄一层了。

两位老人——博的父亲和母亲，为什么一个都不见了？厨房、厕所、洗澡间以及他们的卧室，门都在大敞着，到处都是可怕的寂静，人是连一点踪影都寻觅不到，他们总不会被捕吧，博的“罪”还不至连累了一上代的人。

搜查的当时我虽不在场，但两位老人那种惊惶疑虑的脸色，早在我的脑子里映出了清晰的影像。今天，他们是饱受惊吓了，不然，一向谨慎门户的老人，决不会大胆地布下空城计的。

顾不得去整理房间，我必须去寻找他们。我的思绪好像找不到头的一团乱麻，我简直想不出什么地方才可能找到他们。

正在踌躇的当儿，博的母亲神色仓惶地飘着斑白的发丝走了进来。她的脸是可怕的苍白，嘴唇弛张着，而且没有血色。两

只眼睛深深地陷下去了，仿佛刚刚害过了病的人一样憔悴。

“哎哟，我去找你，你却回来了。”一进门，她长长吁了一口气，颓坐在床沿上说，“问了多少位，才找到国际协报！”

“爸爸呢？”

“他还没回来？那该死的，他说给你去挂电话，一个电话可不知挂到哪去啦……我等急啦，才去找你。”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着，急匆匆地，不给我一点插言的空隙，“看吧，家也不成个家样啦，还用说，这一定是我那个好儿子惹下的祸，引进一群强盗来抄家……”她是恐慌而气愤。抚在膝盖上的两只枯干的手轻轻地战颤着。她一边说着，一边乏力地喘息。

“究竟来了些什么人呵！”我故做不知地问。

“还用问吗？什么人能那样凶？”她翻了翻眼睛，似乎在责备我多此一问。接着，她告诉我：吃过早饭之后，一切都是平静的，既不曾听见脚步声，也没有人来敲房门，突然地，三个鬼子和一个中国人踢开门就进来了。

“一进门，就把我们挤到墙角，‘不准动！’”她模仿着日本人严厉的口吻，“接着就东翻西翻，翻完就把东西扔在地上。什么地方都翻到啦，连厕所都用手电筒照了半天，幸亏是抽水马桶，要不，也许连粪都掏出来验验呢……唉，这群王八羔子！”

她狠狠地骂了一句，而后把下嘴唇紧紧地咬着，表现她的无限愤懑。忽然，一点笑容在她那愤怒憔悴的脸上闪耀了，她用手掌拍打着膝头悄声对我说：

“幸好那块地板他们没给撬开，那一柳条包的书要是翻出来，不是要命吗？”

这时候，博的父亲以他那敏捷的步子匆匆忙忙地走了回来。博的母亲不等他开口，便抢着用责备的口气问：

“一个电话挂到这时候？”

“电话挂不通，我跑到报馆，”他简单地辩解着。然后就把那副紧张得发青的脸转向了我：“你箱子里那本日记可写些什么？他们看了半天，还有许多信，都带走了。”

“一个日记能写什么呢？还不是因为放在箱子里引起他们的疑心。”虽然，在那本日记上，也可以找出来一些博“犯罪”的线索（不过，我是很技巧地用着只有我自己能理解的语言）我却不能不这样答复。

“到底是你们俩个谁闯了祸？是不是你发稿惹了乱子？要不，怎么单单拿你的日记呢？”博的父亲从齿缝间倒抽了一口冷气，揣测地质问我。

听着两位老人的口气，知道他们还在梦中，为了缓和一下他们那过分不安的情绪，我暂把博被捕的事隐瞒起来，我安安静静地回答博的父亲的质问，我说：

“绝对不是，我发的文章都是经过检查的，您还不知道。这几天家家都在受搜查呀，我们当然不能例外……”

博的父亲查看了一会我的神色。我平静地去迎接他那探索的目光，终于，他半信半疑地点了点头。博的母亲却在一旁决然地说道：

“反正，是祸躲不过，听天由命吧……儿子大啦，父母还管得了吗？”

说着，她爽然站起身，气昂昂地走回她的卧室去了。

---

注（一）“天堂”即哈尔滨的南岗。当时人们把南岗，道里，道外比做天堂，人间，地狱。

### 三 与我的敌人握手

经过小野的介绍之后，青柳便向我伸出了赭色的多骨的右手，粗糙的手掌有力地伸展开来，拇指挺直地竖起着：它是在准备着和我的手相握。

我们三个人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站在没有阳光的甬道里。小野看我迟疑地不肯把手递过去，显然有点焦急。他溜了溜青柳对我那诧异的凝视，于是向我急急地使了一个申斥的眼色，才使我不得不缓缓地把我的手送到青柳的手里，不，我的敌人手里。同时我对小野道歉地说：

“对不起，小野先生，我没有这种习惯。”一种耻辱的热流通过我的神经，我的脸燃烧起来了。

愤慨和敌意在我内心里开始伸展，使我的呼吸都感受压迫。可是，这时我突然记起临来前博的父亲嘱咐的话来：

“好孩子，这次去会见青柳，是小野先生费了很大的力才走通了这道门路，你要谦恭些。这个人掌握着我们一家的生命和幸福。好孩子，忍耐过这个生死关头吧！”从不落泪的老人的眼睛里竟也闪烁出那末急切的乞怜的泪光。

不安地坐在小野的自用小汽车里，我竭力地避免和他的肩膀接触，让我们的中间留出一尺来宽的空隙。可是，一路上，小野却总是凑过来，用他那似通非通的华语关心地向我叮咛着：

“你的恳求他，唔唔，恳求他。你的掌柜回来的哪！”

“他，我的朋友，大大的好人。有事，你的帮忙他，他就帮忙你的掌柜回来的哪……懂？”他用手势帮助他那不能畅通的话语，但，我每句都能了解，我点着头。

“俄国话，懂？”他问我，向我探伸着脖子，仿佛那话语的



后面埋藏着很大的希望。

“不懂。”

这回答好像出乎他的意外，他深深地失望了。探伸着的脖子立刻收缩回去，他摇了摇头，皱蹙着浓黑的眉头，用不相信的探询般眼光盯视着我。而后把他的手放在我的肩上轻轻地拍了两下，在一刻沉默之后，他指挥着司机在买卖街青柳寓所的门前停下了车。

一边走上楼梯，他一边叮咛我已经叮咛过几次的话。

我局促不安地坐在青柳会客室的沙发上，面对着这个掠夺去我的幸福，粉碎了我的美丽的未来的仇敌，我不住地抚摸着那只被握过的右手。这只手，是一只打击敌人的手呵，两年来，虽然它掌握着的是一枝那么幼稚的，不熟练的笔，而它却一刻也没有放松过敌人地永在执拗地搏斗着，想不到今天，它竟被敌人的手紧握过了，这实在是侮辱了它，也侮辱了我自己。要是博知道了，他不将永久唾弃我吗？但，为了营救博的生命与自由，我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代替与敌人的假意亲善。在一切希望都冻冷了的今天，我也只有抛却一切狭窄的意念，用千忍百忍来和他周旋。他亲身逮捕了博，将来，他是否能够松开他的魔手再把博解放出来，这并不是我此刻应该设想的事。现在我应该安排的是怎样完成这一次的会见。

然而，我的思维竟是那样地不听我的摆布，眼望着那两张在交谈着的嘴，脑子里却尽被“敌”“友”的交流混搅着，使我不能有一个沉思的机会。我陷入迷离恍惚的状态里。大约一刻钟过去，他们俩的谈话完结了。小野笑着向我说：

“青柳先生的俄国话很好，你的不懂大大的不便呵！”

“您做翻译不好吗？”我请求他。

“以后办事的没有办法呵……写吧……你的笔的有？”